

编者寄语

快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这个节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

劳动是人类永恒的一大主题。劳动是美的。

古代农耕经济不发达,“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忍饥挨饿。但是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努力耕种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陶渊明在诗中所说:“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与西方一些提倡狂欢的商业节日相比,五一劳动节更是彰显理性战胜人性、勤劳战胜懒惰的节日。

一些节日,即便起源于比较肃穆的主题,比如纪念或是忏悔,时间一长,原定的主题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忘,其中有的节日成为单纯娱乐,甚至玩乐的“契机”。

适时放松、娱乐并不为过,但是,一些人提倡的“娱乐至死”“躺平”却是极不可取的。对于某些指向性或纪念性很强的节日,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借这个时机再次审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歌颂并践行劳动之美,显得十分必要。

在我国,节日由来已久。很多节日中蕴藏的一些好的民风民俗与风土人情,浸润着深厚的中华国学积淀及文化底蕴。

如今,我们更要“明明白白”地过节,不要把这些有着美好寓意的节日稀里糊涂地“虚度”了。

当一些节日,由某些习惯渐渐演变成约定俗成的习俗,如何让其在岁月的流逝下还可以保留它原始的记忆与意义?怎样才能更加“明白”地过节?

在我看来,首先,从字面意思上去体会这个节日的本来意思。比如“劳动节”,突出何为劳动、为何劳动、歌颂劳动、倡导劳动。节日是一个信号,是一种指令,告诉我们到了哪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更应该注重做什么样的事。

其次,对中国人而言,往大里说,节日意味着我们又一度面对人类共同的主题。往小里说,意味着又一次审视,不仅是空间上的审视,还有时间上的审视,不仅是物理上,更是精神上的;不仅是人与人的相对意义上的团聚,也是人与天、人与地、人与自己等所有因素的相对团聚。

再次,这个节日提醒我们,劳动者是最美的。少一些情绪上的消耗,少一些无价值的社交,摒弃对工作、生活、现实不切实际的幻想,多留一些时间和精力用于有价值的劳动,不要让节日成为平常日子的简单延续,而要让自己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寻找日常生活里体验不到的感受。

且听风吟

鸪咕天·春思

□ 张淑华

细雨缠绵柳拂风,
篱笆墙外杏花红。
宝湖碧水游鸥鹭,
庭院花香惹蜜蜂。
人一世,梦几功。
如烟往事且从容。
轻铺纸墨春情寄,
韵作诗词此意同。

民谣

□ 秦中全

想回家
找不到回家的路
民谣便成了最好的路标
随意拾起一段
就能听到家乡的楚音

乡音喂养了民谣
稚拙中透露出质朴的健康
宛如黑俏的乡村妹子
在阳光的爱抚下
丰满而鲜亮

就像我们不老的爱情
美丽中饱含忧伤

民谣随着二十四节气
葳蕤生长
茁壮着每一个殷实的日子
靓丽着每一个游子的心房

N岁 月

春日像个害羞的姑娘,迟迟不见露面,而江南的春天的每一丝温暖都在撩拨着我的心弦,我愈发想念那些阔别已久的花木和小草,每天都仔细感受温度的变化,生怕漏掉春天来临前任何一点征兆。爷爷的话提醒了我:“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柳树是季节更替的晴雨表,我为何不去河边看柳呢!

我家所在的小巷,紧邻着运河的一条支流,滑溜溜的青石板码头一直铺到河里。站在河边仔细察看,仍不见动静。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柳枝由浅浅的、淡淡的黄紫色渗出一点隐隐约约的绿,细看似有似无,那柳芽就像浪漫的春姑娘的眼睛泛起一层彩色的薄雾。“带露含烟处处垂,绽黄摇绿嫩参差。”一股早春的气息扑鼻而来,我不由得深呼吸。

过了两天,我发现河岸垂柳已经变成风情万种的美丽姑娘。当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天飞

舞的时候,就把百花从梦中唤醒了。柳树是最早装扮大地的,那时松树在打盹,槐树、银杏在睡觉。杨柳依依可人意,不经意间,柳丝拂在你脸上,毛茸茸的、轻柔柔的,就像挨着小花猫的脸。如诗所言:“笼烟流翠添娇态,间有蝴蝶舞翩跹;柳腰瘦,叶眉欢,也挽人臂也拂肩,娉婷不语甚娇羞”的感觉。

我飞奔到河边,观察垂柳的变化,那浅棕色的柳枝已变成墨绿色,久违了的柳条跳着婀娜的舞蹈,仪态万方,这是同一棵柳树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惊叹大自然的造化真是神奇。

不一会儿,初春的暖阳缓缓升起,在乍暖还寒的微风里,柳树的枝条瀑布般披洒下来,枝叶的颜色也从淡绿、翠绿变成了墨绿,柳枝随风飘荡,轻轻地打在我的脸颊上。我想起贺知章著名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不经意间瞥见一树杨柳绽放在河边的小院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近距离看看运河人家。沿着小径,嗅着柳条的清香,来到小院旁。隔阶相望,绿漆斑驳的门虚掩着。石阶上有嫩嫩的绿草,近看那棵越过墙头的柳树,更加曼妙,小院里的人和我相视一笑。

柳树不仅是春的信使,还是适应环境、随遇而安的植物。它的生命力顽强,无论路旁、坑塘边、河岸,还是荒坡、荒漠都能生长、成林。在夏天的雨季随意砍几枝柳枝插在土里,只需几天就能生出嫩叶,即便是把柳枝倒栽都能成活。清代左宗棠在抵御外敌征战途中栽种柳树,形成“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美景观,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左公柳”。

转身回看大地,一缕缕春光温暖着刚刚冒出嫩芽的小草;一抹抹春风,催开含苞欲放的花骨



红寺

杨坚 摄

N百姓纪事

前几天,堂姐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段黄土高坡上农民鞭牛耕种的视频,看了觉得十分亲切。这曾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见到的画面,也是那个时代农民最熟悉的场景,如今已经很少见了,它已被现代化机械耕种所代替。

记得小时候,村里人家家家户户圈养着一对牲口,有的是一对毛驴,有的是一骡一驴,有的则是两头黄牛。牲畜是那个时代农民下地耕作必不可少“的大件工具”,农忙时,大家都在劳作,想要借用一下谁家的牲口,最多也就一架地的机会,要想用个三五天或者一两周,那是不可能的事。再说了,这些牲畜也基本上都是每个农户家里最值钱的“大家当”,各人都心疼不已、爱惜得很,谁会舍得借给别人去当长工呢?

黄牛耕地作为一种传统的耕种模式,是过去人与牲畜默契搭配的农耕时代的一大象征,在漫长的农业发展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无可替代的。它从古老的人力耕作演变而来,这次变革可以算是早期农业耕作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进步,将一部分人力彻底解放出来,以便可以做更多

耕 变

□ 马 欢

的农活,最大限度体现出人力的劳动价值。将牛骡驴等畜赶进犁沟壕里,让它们担上农业发展的重任。

后来,农耕变革又一次发生,而且这次变革有些“扭转乾坤”的意思。以拖拉机为代表的现代化机械耕种方式在农村大量推广、普及,这种新的耕种模式不但省时省力,还快捷、高效,一经推出,人们便完全接纳了这种新型模式。这次变革,意味着畜力耕种被现代农业所淘汰,它渐渐退出了农耕历史舞台。

畜力耕种是我国农耕时代由原始的人力耕种到现代化机械耕种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既连接着古老的过去,又通向现代与未来。农业耕作史的不断进步,凝聚着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才干,展现出他们不畏苦难、昂扬向前的精神风貌,更加彰显出伟大祖

国的科技进步与发展自信。

目前较为先进的农耕方式形式很多:大型拖拉机可一机多用,只需更换不同的耕作装备,便能进行犁耕、旋耕、平整、碎土等多种田间作业;小麦播种机能够同时完成开槽、撒种、施肥和覆土作业;玉米播种地膜机可同时完成种子播撒和覆膜工作;玉米收割打捆一体机则能自动完成收割玉米、捡拾秸秆和粉碎打捆等工作;马铃薯收获机能一体完成翻犁和马铃薯筛放工作;无人机也渐渐投入到了农药喷洒作业当中……

科技强国、人才兴邦。相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下,更加先进的智能化农业耕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登上新的历史舞台,推动我国向着智慧农业和农村高质量发展方向快速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描绘出新的“农耕”画卷。

浅议散文诗的再觉醒

□ 薛青峰

文诗;“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将散文的叙述、细节描写与人物的情绪情感结合为一体的散文诗。一切文学作品都关乎心灵。

在我看来,当下,有些散文诗的写作视野和内容颇为空洞。要想写好散文诗,要从古典文本里寻找自己的认知。就是说,把散文诗写得明白如话,意境深远,需要从古典诗词里找寻创作的源头。

同时,还要倾听时代的声音。我重读了《刘再复的散文诗合集》,他的文字里荡漾着一种少有的思辨性,值得品味。刘再复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诗文体开始觉醒。报刊上到处可见“散文诗专页”,不仅原来的散文诗人重新歌唱,而且其他诗人也加入散文诗行列。散文诗篇、散文诗集、散文诗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大约是20世纪以来我国散文诗的一个最为欣欣向荣的季节。

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是时代的赐予。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生活的节奏加速,感到时间紧迫的人们,需要短小的文体来调节内心的精神生活,散文诗正好适应这种需求。

我喜欢品读色彩浓郁、有苦涩味、疼痛感、有生活张力的散文诗。反对甜腻、鸡汤文字。糖吃多了对牙齿不好,甜腻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就是空虚的糖果。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轻飘、媚俗的口水诗,一些专注于散文创作,又在精心写诗的青年作家,开始探索新时代散文诗的创作路径。于是,散文诗文体再次觉醒,吹响了新时代散文诗创作的笛声。

朵,河岸边的垂柳尽情地舞动着嫩绿的枝条,仿佛表达着对春天到来的满心喜悦。从冬眠中醒来的动物们,两眼迷茫地东张西望,好像要把这一派“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景象尽收眼底。

我眼中的春天,是洋洋洒洒的垂柳飞舞,柳树也开在夏天,开在秋天,甚至开在冬天。我看到的,我向往的,我喜爱的,始终是春天的烂漫,春天的生机,春天的繁荣——因为不是有了春天才有垂柳的,而是有了这些垂柳,才有了春天,才有了人们喜爱的、向往的春天!从来不是花木到了春天就要生长,也不是有了春天它们才能生长,而是它们不愿辜负这个春天,它们要创造这个春天!它们毫无反顾地生长,生长,再生长——它们不在乎凋零,只为哪怕一瞬的绚烂。

此时,春光正好,风过柳梢,一群燕子叽叽喳喳欢快地飞过,向远处几只风筝追了过去。

N田 园

我家的园子

□ 李富成

我的老家有个大院子,院子北边和东边建满了房子,西面和南面有一个小果园。

这个小果园中心有一棵30多年的高龄大苹果树,这棵大苹果树每年春天开花繁茂、秋季挂果稀疏,在我的印象中,它好似专门为迎接春天到来而绽放成堆的花朵。大苹果树四周又种了几棵苹果树、梨树、李树、杏树、樱桃树、沿园子墙根一带种满了花椒树。

春天一到,先是杏树树尖挑着几朵白里透红的花朵,树腰上挂着红色的花苞。一夜之后,整个杏树被春风吹成了又红又白的花朵。一阵微风吹过,空气中带着甜味儿,招来蜜蜂嗡嗡地飞着。它们满身绒毛,看中一朵花,在空中短暂悬浮一下,将身子微微一斜,落在花朵上,胖乎乎、圆滚滚,不大一阵子,满身带着金粉又飞走了。

春雨过后,杏花落满一地,树枝上长出嫩嫩的、绿绿的细叶,其中偶尔会有一颗毛茸茸的绿杏子。

杏花刚谢幕,桃花已上场。桃花开得红润娇羞、美不胜收,之后梨花成簇开放,雪白娇丽,紧接着苹果花青中带红地展现。园中时时有彩色的蝴蝶飞舞,吸引来小猫潜伏在树下,随时跳起来准备进攻。

春天的果园,红的红,粉的粉,绿的绿,白的白,新鲜漂亮。

后来,园中苹果树得了病,逐年枯死,梨树也渐渐减少,园子中心空出一大块土地,我们把它开垦成菜园子。

一到春天,全家动员一起种菜。父亲翻土、筑埂,母亲点种,我用脚一个一个个地把下了种子的土窝溜平。小外甥手拿玩具小铲子,拼尽了力气,把土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有时趁我们不留神,也会把土窝中的种子掏出,扔到天空。

天热时我们给菜浇水,小外甥总是背着手,在菜园间巡视水萝卜。偶尔一抬头,看见一个西红柿红了,跑过去摘下来就吃,西红柿还没吃完,看见花中的蜜蜂,于是丢下西红柿,屏住呼吸一把抓住花朵,捂住其中的蜜蜂,被吓着的蜜蜂马上蜇了他一下,小外甥尖叫一声,小手又红又肿,我们快速用红蒜给他擦一擦,大约一两天伤口就好了。

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几天,小外甥又在园子中活动,有时刚浇过水的园子,园子里土还没有干好,他才不管这一切,总是踩着泥巴在菜园子中追逐蝴蝶,蝴蝶没有捉到,我们种的菜倒是遭殃了。有时抓到一只绿蝗虫,用一根线拴在蝗虫的腿上,不知啥时蝗虫早逃走了,只剩下一只腿。

已离开老家20多年了。现在,园子的天空还是那么蓝,那么高。鸟儿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园子外飞来一群麻雀,一会儿又从树枝上飞过一双喜鹊,它们是从谁家飞来,又要飞往谁家去,没人知道。

然而,散文诗的雷同之作也不少。建议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普里什文的《大地的眼睛》和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就知道,散文诗写作的支撑点是思想。可是,被一些写作者拒绝了。

在波德莱尔、鲁迅以及纪伯伦这里,语言指向把社会人生的矛盾带入诗章,把丑陋、善恶、真伪的对抗以及这种对抗引起的战栗展示出来,不回避丑、不回避痛苦、不回避命运的挣扎,于是,他们的散文诗境界形成美与丑的一种张力场,从而使散文诗的内涵更加深邃。他们的作品具备诗性、人性,跨越时空,冲击着读者的思维。

有人会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来反对借鉴波德莱尔,在我看来这是无意识地丢弃了作家的使命。

散文诗创作必须突破已有的水平,必须在强烈感受时代生活的前提下,借鉴鲁迅和波德莱尔等大家的一些最内在的特长,再加上自己的创作才有可能写好。

作者简介:薛青峰,宁夏理工学院副教授,散文作家,石嘴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